

A classical oil painting of Alexander Pushkin, showing him from the chest up. He has dark, curly hair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He is wearing a dark coat with a high collar and a white crava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张铁夫等著

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

张铁夫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张铁夫等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7

ISBN 7-5402-0935-6

I. 普… I. 张… III. 普希金, A. C. —文学研究 IV. I51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251 号

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

张铁夫等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8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 7-5402-0935-6

定价:29.80 元

序

——“说不尽”的普希金

吴元迈

本世纪肇始——1900年，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名字便传入中国。从1903年普希金的著名小说《上尉的女儿》被翻译成中文《甲必丹之女》在我国出版，到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中译《普希金文集》，将近一个世纪了。到本世纪末，还将有不只一个版本的中译《普希金全集》问世。在这漫长的历史行程中，经过我国几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的共同努力，辛勤耕耘，特别是鲁迅、瞿秋白、茅盾、曹靖华、黄源、戈宝权等老一辈在介绍、评论、编辑出版普希金作品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普希金的名字在我国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普希金的作品已经成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普希金是俄罗斯的，也是我们的和世界的。

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都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文献，而且参与我们的当代生活。普希金的作品同样如此。1841年，俄国伟大批评家和杰出的普希金研究家别林斯基写道：“普希金不是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代说一些什么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歌德曾经写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我想，别林斯基的这段话也无异于说：“说不尽”的普希金。

再过两年，1999年将是伟大诗人普希金200周年华诞。这是全世界的一件盛事。据我所知，我国有关单位和部门已着手筹备各项纪念活动，令人欣慰和高兴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国学者——湘潭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铁夫教授等，为我们奉献了一部约四十万字的力作《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该书扉页写道：“献给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亚·谢·普希金诞生200周年”。我想，我无疑是一份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份量的“节日礼物”。

就我所知，张铁夫同志是普希金的热爱者和崇拜者。早在少年时代他就被普希金的诗歌所深深地吸引住了。在大学时代，学的就是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来又在大学教俄罗斯文学，并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普希金的生活和创作的探讨和研究。他撰写过关于普希金的一些论文，如《近年来我国的普希金研究》（1988）等；他翻译过《普希金论文学》（漓江出版社）和关于普希金的《凯恩回忆录》，以及1995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中的第七卷（文学论文卷）。然而这些年来，张铁夫同志思考得最多的、最期望做的一件事，就是“写一本书，向普希金200周年诞辰献礼。”这是他表示自己对伟大诗人的一生的热爱和景仰之情，也是他希冀对自己多年来所从事的普希金研究做一个总结。

为了撰写好这部专著，张铁夫同志1991年在苏联当访问学者时，抓住时机，专门阅读和搜集了关于普希金的大量资料，参观了莫斯科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并专程前往列宁格勒，访问了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参观了该所的图书室及普希金的手稿室和藏书室、列宁格勒普希金故居博物馆；在莫斯科出席了以“普希金的笑”为主题的“普希金学术会议”，作了专门发言，同与会的各国普希金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所有这一切不仅开阔了张铁夫同志的学术视野，也为他撰写这部专著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正因为张铁夫同志多年来在普希金探讨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绩,1996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接受了他的申请,把他的这部著作列为基金项目。

普希金是说不尽的。但张铁夫同志又是怎样说的呢?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国,从19世纪20年代到今天,阐述普希金的文章和书籍汗牛充栋,已经形成一门学问——“普希金学”。张铁夫同志在《书》第12章《普希金研究述评》中,对“俄苏普希金学”和“普希金在国外的接收”(包括我国在内)状况,作了全面和细致的梳理和评论。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和述评,也是该书别开生面的一章。它使我们看到国内外普希金研究的变迁和发展,也决定了张铁夫同志这部专著的性质和独特的视角。这就是他在“后记”中所言的:

建国以来,我国在普氏单篇作品的评论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普氏生平、思想和创作的综合研究方面,几乎仍是空白。前苏联学者在这方面撰写过不少著作,近年来在我国影响较大的有格罗斯曼的《普希金传》和切尼科夫的《普希金传》(中译本名为《欣悦的灵魂》),但这些著作出版年代较早,观点和材料较为陈旧,艺术分析较为薄弱,很多新的成果未能吸收,甚至对普希金的某些错误采取回避态度。因此,用中国人的眼光为中国读者撰写一部综合性学术著作——《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我认为,张铁夫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他所选择的切入点也十分适时。事实表明,以张铁夫同志为主撰写的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我国在普希金研究方面最全面、最翔实、最具特色和最有份量的一本书。它深入地阐述了诗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而且把这两者有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具体地展现了作为诗人、作为小说家、作为剧作家、作为批评家的普希金在这些方面的独特成就和独特贡献;并且以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为背景,运用比较文学的角度和方法,揭示了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进程中所处的那种“一切开端的开端”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世界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铁夫和他的两位合作者邱运华和曾思艺,努力地从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出发,以中国人的眼光考察和审视普希金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在高度评价普希金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也对普希金生活中、思想中和创作中的消极成分,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阐释。他们在不少地方阐发了与俄国学者、与前人所持的不同看法,如普希金对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的某些作品的不公正的评论、俄国文学界对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的相互关系的评论;莎士比亚对普希金的影响问题;普希金对待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态度;对《铜骑士》中彼得大帝和叶甫盖尼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分析;等等。该书作者在普希金研究中,在吸收借鉴新成果的同时,关于这些问题的学术碰撞,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这因为,一个时代的学术进步和发展,总是在同过去的时代和同时代的学术碰撞中显示出来的。

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我们在介绍翻译出版普希金的作品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这种状况相比,我国的普希金研究却相对的滞后了。而在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方面的综合研究方面,还几乎没有一本著作。因此,张铁夫等的这部《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的综合性研究著作,能在伟大诗人 200 周年诞辰前夕出版,不仅是适时的、必要的,而且标志着我国普希金研究的一个新阶段的来临。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同行在纪念普希金 200 周年诞辰的时候,能有更多更好的普希金研究著作问世。

最后,我热烈祝贺张铁夫、邱运华和曾思艺的这部著作的出版!

1997 年 4 月 20 日于北京

Чжан Тефу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С. Пушкина

В честь
200-летия вели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поэта
А. С. Пушкина
(1799—1999)

目 录

•序(吴元迈)

第一章	童年:在春天的玫瑰花丛下	(1)
第二章	皇村岁月	(11)
一	课堂内外	(11)
二	缪斯的“筵席”——皇村学校时期的诗歌创作	(19)
第三章	彼得堡三年	(45)
一	徜徉于艺术和政治的世界	(45)
二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学生打败老师之作	(71)
第四章	第一次流放	(93)
一	群山和大海	(94)
二	南方抒情诗——“越过卢比孔河”	(116)
三	南方叙事诗——从模仿到超越	(131)
第五章	第二次流放	(146)
一	在阴暗的幽禁生活中	(146)
二	《鲍里斯·戈都诺夫》——以莎士比亚为师	(160)
三	《努林伯爵》——对莎士比亚和俄国现实的双重 讽刺	(169)
第六章	重返两京	(182)

一	“我仍然高唱从前的颂歌”	(182)
二	《波尔塔瓦》——个人与国家	(202)
第七章	结婚前后	(212)
一	“圣母”	(212)
二	《别尔金小说集》——俄国散文的高峰	(226)
三	“小悲剧”——没有悲剧形式的悲剧	(235)
第八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个性·自由·责任	(243)
第九章	再创辉煌	(271)
一	在逆境中	(271)
二	《铜骑士》——颂歌与挽歌	(295)
三	30年代的小说——走向大型叙事文体	(304)
第十章	批评家普希金	(314)
第十一章	决斗与逝世	(336)
第十二章	普希金研究述评	(358)
一	俄苏普希金学	(358)
二	普希金在国外的接受	(384)
结束语		(406)
后记		(409)
附录:		(412)
一	普希金年谱	(412)
二	在普希金的彼得堡(访问记)	(418)
三	谒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访问记)	(427)

第一章 童年：在春天的玫瑰花丛下

从前当我刚刚诞生
在赫利孔的山洞里，
为了对阿波罗表示崇敬，
提布卢斯给我洗了礼，
从小哺育着我的是那
灵泉——清澈的希波克林，
我在春天的玫瑰花丛下
成长为一个诗人。

——普希金：《致巴丘什科夫》（1815）

历史进入了18世纪的最后一年，在百花盛开的仲夏季节，莫斯科郊区内梅茨街的退役少校谢尔盖·里沃维奇·普希金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这就是未来的“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诗人出生的那幢房子未能保存下来。如今，在车水马龙的鲍曼大街40号普希金353中学的一座建筑物上挂着一块纪念牌，上书：“这里曾经有一幢房子，1799年5月26日（公历6月6日）亚·谢·普希金诞生于此。”纪念牌上刻有诗人童年时代的头像：年幼的普希金一头卷发，手托下颌作沉思状。353中学还有诗人的一座纪念碑，这是雕塑家E. Ф. 别拉绍夫于1967年创作的：少年普希金前额宽阔，颧骨高耸，满头粗硬的卷发透射出一股刚毅之气，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前方。

普希金降临人世之时，正是两个世纪的交接点。这是一个动荡

不安的时代。1796年11月6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驾崩，她的嗣子保罗一世继位；1801年3月11日，保罗一世遭到暗杀，新皇亚历山大一世登基。亚历山大一世“半是瑞士的公民，半是普鲁士的伍长”，他继承了其祖母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基本政策，加强了国内的专制独裁统治。在普希金诞生的那一年，拿破仑登上了法国君主的宝座，从此法国的革命战争逐渐演变成侵略战争。这些事件注定了作为未来自由歌手的普希金那崇高的使命和悲惨的命运。

普希金家族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颇有名气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始祖加夫里拉·奥列克西奇是诺夫戈罗德军队统帅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即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战友。他骁勇善战，在1240年打败瑞典人的涅瓦河之役中，骑着马从跳板上冲向敌船，连人带马落入水中，上岸后继续与敌人拼杀。他的后裔在各个历史时期，在政治、军事、外交等许多领域，担任过重要职务，起过重要作用。诗人在长诗《叶泽尔斯基》（1832—1833）中所写的叶泽尔斯基家族，实际上就是普希金家族：

在我们古老的光荣的世纪，
就象在变幻莫测的年代，
在暴乱和骚动的血腥日月里，
叶泽尔斯基家族却名扬四海。
他们或在军中，或在会议中间，
负责将军军务，或与外国谈判，
一直为沙皇们和公爵们服务。

然而，由于普希金家族的始祖系普鲁士移民，与留里克王朝没有血缘关系；还由于这个家族中的一些人在几个重要历史关头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因此这个家族始终被划在普通贵族之列。在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中，普希金描绘了一位对独裁者

不满的先祖加夫里拉·格利戈里耶维奇·普希金。在《我的家世》(1830)一诗中，诗人特别提到了他的五世祖，即彼得大帝的御前大臣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普希金。

他竟和彼得意见不合，
为了这一点被处绞刑。

这首诗还提到了祖父列夫·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希金。他因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变，效忠彼得三世，而被囚禁两年。

于是我们这耿直的家族
平静了，所以我生来是平民。

列夫·普希金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的财产并没有受到损失。他在莫斯科郊区拥有大片土地，在尼热戈罗德省还有一片世袭领地，这就是永远载入文学史册的波尔金诺村。他再婚后，还从妻子那里得到庄园和农奴作为陪嫁。这一切保证了出狱后的列夫·普希金和他的子女维持贵族的生活。

普希金的母系也堪称名门望族。诗人的曾外祖父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本是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一个酋长之子，后来成为土耳其人的俘虏，1707年又被俄国驻土耳其公使送到俄国，成为彼得大帝的奴仆。彼得大帝非常喜欢这个黑孩子，曾把他送到法国深造，他学成后回到俄国，彼得大帝对他恩宠有加。他担任过沙皇的秘书，建立过赫赫战功，后来获得少将军衔，官至要塞司令。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就是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女皇封赐给他的领地。普希金以自己的非洲血统感到骄傲，在诗歌中多次提到这一点，连马雅可夫斯基也亲昵地把他称为“非洲人”：

我估计

您在世时，

和我一样，

也曾火山爆喷，

你这个非洲人！^①

在《我的家世》一诗的《附记》中，普希金自豪地描写了曾外祖父与彼得大帝的亲密关系；他还以曾外祖父为题材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未完成）。1991年12月，笔者在圣彼得堡莫伊卡河畔的普希金故居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书房里一张独脚小桌上摆着阿勃拉姆·汉尼拔的一只旅行箱；还看到书桌上有一个双壶墨水器，上面立着一个头发卷曲、皮肤黝黑的黑孩子。这是1831年12月诗人的朋友纳肖金赠送的新年礼物。诗人生前特别喜欢这个双壶墨水器，那个黑孩子常使他想起自己的曾外祖父。

阿勃拉姆·汉尼拔的长子、诗人的伯外祖父伊凡·汉尼拔也是个英雄人物。1770年他率领舰队击败土耳其海军，攻克纳瓦林要塞。这一事迹也在普希金的《我的家世》的《附记》中得到反映。

诗人的外祖父奥西普·汉尼拔是一名海军军官，不过没有建立什么特殊的功绩。他的妻子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普希金娜是退伍大尉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普希金的女儿，这就使汉尼拔家族与普希金家族得以联姻。奥西普·汉尼拔与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所生的女儿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汉尼拔就是诗人普希金之母。

研究普希金的家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汉尼拔（诗人之母）的曾外祖父费奥多尔·

^① 马雅可夫斯基：《125周年纪念》，见《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中卷，飞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彼得罗维奇·普希金与谢尔盖·里沃维奇·普希金(诗人之父)的祖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普希金竟是亲兄弟。因此,诗人之父便是诗人之母的舅舅(见图),这可说是亲上加亲了。

普希金有兄弟姐妹8人,不过其中5人——米哈伊尔、尼古拉、帕维尔、普拉东和索菲娅幼年夭折,只有姐姐奥尔加、弟弟列夫和他活了下来。普希金的童年主要是在莫斯科郊区内梅茨街父母家里和莫斯科近郊扎哈罗沃村外祖母家里度过的。

普希金童年时代的教育是按照贵族教育原则实施的,它的基础就是掌握欧洲语言,特别是法语。从18世纪中叶起,俄国贵族聘请外国人充当子女的家庭教师成为一种时尚。贵族青年也以会说法语为荣,有的甚至变成了“崇法狂”。冯维辛的喜剧《旅长》中的伊万努希卡就是这样一个“一脑子光是法国糊涂思想的傻瓜”。普希金的父母也给自己的子女请了外国教师,起初请的是英国的贝利小姐和德国的洛吉尔太太,不过普希金既没有学会英语,也没有学会德语,这个学生肯定使她们感到失望。后来普希金的教育先后由法国教师蒙弗尔伯爵和卢斯洛先生负责。蒙弗尔伯爵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本人是音乐家兼画家;卢斯洛先生既教法语,又教拉丁语,本人还会写诗。冯维辛在《旅长》中提到的那个在俄国办寄宿中学的法国马车夫跟这两位教师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负责教授本国语文的是别利科夫神甫,他是著名的传教士兼作家,而且精通法语。除俄语外,他还兼教算术和教义。由于这些教师的努力,普希金学到了一些文化科学知识,熟练地掌握了法语,并且开始用法语阅读世界文学名著,这无疑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然而,这种教育的一个根本的缺陷是脱离实际,脱离本国生活,因此后来(1824年)普希金在给他弟弟列夫的一封信中,把它称为“该死的教育”。

在这种正规的教育之外,普希金还受到两种非正规的教育,我们姑且称之为补充教育。一种是以外祖母和奶娘为主的民间语言

和民间文学的教育,另一种是以伯父和父亲为主的诗歌创作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教育对普希金后来的创作有着更强烈的影响和更重要的意义。

外祖母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是一个家庭生活十分不幸的女人。婚前她跟父母住在利佩茨克附近的波科罗夫斯科耶村,婚后跟丈夫迁到彼得堡附近的绥达庄园。1775年外祖母生下了独女纳杰日达,第二年外祖父便遗弃了自己的妻子,夺走了她的女儿。外祖母给外祖父写了一封信,表示不愿成为丈夫的累赘,只求他归还女儿。外祖父答应了她的要求,然后便声明前妻死亡,再度结婚。外祖母揭露了丈夫的重婚罪,外祖父被发配到黑海舰队服役,并被剥夺了彼得堡省索菲娅县的科勃里诺村。外祖母带着女儿先后在科勃里诺村、绥达庄园和彼得堡居住,1804年迁往莫斯科近郊的扎哈罗沃村。这一带在历史上非常有名,风景特别秀丽,极富俄罗斯情调,况且外祖母又很会用俄语讲故事,这对于未来的诗人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1816年普希金写的《梦》这首诗便交织着对外祖母和奶娘的回忆:

唉,我怎能把我的好妈妈忘在一边,
啊,那是多么美妙的神秘的夜晚,
她头戴包发帽,身穿老式的衣衫,
一面诚心地画十字祝我幸运,
一面不停地祈祷要把鬼怪驱赶,
轻声地讲起死人的故事和鲍瓦的功勋……
神像下那盏泥制的普通小灯的光亮
微微地照出她脸上深深的皱纹,
曾外祖母的包发帽——是珍贵的古董,
加上只剩下两颗牙被拉长了的嘴巴,
这一切不由得令人恐怖万分。